



在“全民学英语”时代,他创办的辅导报发行量高达1300万份、年交税1600万元,之后经营下滑,负债累累;如今他又开始第二次创业——

# 英语教师包天仁:成败皆由“报”



包天仁

春风得意之时,这位《英语辅导报》的创始人曾走出了一条官、商、学“三栖”的道路,他的报纸发行量最高时达1300万份,同时他还是正厅级的辽宁通化师范学院院长,并身兼通化市政协副主席。如今,46名教师因讨要200万元保证金,在北京起诉他和教育部。眼下,62岁的英语教师包天仁又开始第二次创业。

## “全民英语”的黄金年代

包天仁出生在吉林通化农村,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出身,1985年作为一名英语教师,从通化县高中调入通化师范学院当英语助教。包天仁回忆,他当中学老师期间起早贪黑地辅导学生,搞题海战术,就萌生了创办一份英语学习辅导类报纸的想法。

1990年3月1日,《英语辅导报》正式创刊,一个专职编辑都没有,只是找了一些大学老师、学生兼职,成本并不高,创刊当年就实现了盈利。1992年,报纸的发行量达80万,享有一定知名度。当年教师节前夕,吉林省委一位领导到通化视察,主动要到英语辅导报社去看看。包天仁借机提出了没有刊号的问题。当年年底,停办的《吉林农民报》刊号给了《英语辅导报》。

虽然《英语辅导报》是包天仁个人出资创办,但国家政策不允许私人办报,遂将该报挂在通化师范学院,后者成了主管主办单位。从法律上说该报的性质就成了全民所有制,但事实上一直按私人所有的方式在运行。

那是一个“全民学英语”的时代。英语在1983年按考试成绩的100%计入高考总分,1987年,四、六级考试在大学中全面推行。1990年亚运会成功举办,全社会掀起了学英语热潮。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对外开放进一

步扩大,留学热不断升温,英语在中学课堂上的地位与日俱增,这给《英语辅导报》提供了极大的市场空间,一创刊就迎来了黄金年代。1993年,有了公开刊号的第一年,《英语辅导报》税后利润就达500万元,此后几年一直保持这个水平。

按照包天仁的说法,那几年是“赚大钱”的时代,发行量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到2006年前后,《英语辅导报》旗下已有《数学辅导报》、《语文学报》等几十种报刊,发行量高达1300万份,每年给地方上交的税收达到1600万元。

## “红帽子”与回报

1998年对“亦商亦学”的包天仁来说,可谓飞黄腾达的一年。他从一个算不上干部的教研室主任被破格提拔为通化师范学院副院长,一跃就成了副厅级干部,两年后升任院长。1998年,包天仁还评上了正教授,并在年底当上通化市政协副主席,一当就是14年。

戴上“红帽子”的包天仁捐资设立了全国优秀园丁奖励基金;1998年全国大面积洪涝灾害发生后,全国组织捐款,教育系统的任务是600万元,英语辅导报社一次就捐助150万元,这也为他在教育部面前加分不少。而“中小学优秀外语教师出国留学奖学金项目”,这是包天仁投入最多也是最得意的一个公益项目。

2001年,英语辅导报社留学奖学金项目正式实施,每年选派两到三批,每批选派40名左右中小学外语教师到英语国家进行3到6个月的语言培训。该报社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共同设立奖学金,项目也就成了国家项目。15年来,国内已有1400名中小学外语老师通过该项目走出国门,他们个人只承担往返机票费,国外的学习、生活费用都由英语辅

导报社承担。据英语辅导报社向通化市工商局、税务局提供的材料显示,该报社为留学奖学金项目15年耗资5000多万元。

## 改制受阻失而复得

英语辅导报此后几年的发展顺风顺水。2007年11月,吉林省发出了重点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推进英语辅导报社的股份制改造,尽快实现上市。这次改造最终失败。具体的方案是,包天仁个人出资成立“天仁报业有限公司”,再以公司的名义从通化师范学院购买英语辅导报社。2009年12月11日,通化师范学院、通化市财政局、天仁报业公司三方签署了产权转让交割书,根据协议,天仁报业公司需支付297万元。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包天仁措手不及——最后关头,吉林省没有批准。

改革失败的同时,英语辅导报社又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经营下滑。短短两三年时间,曾经风光无限的英语辅导报社到2011年已开始拖欠员工工资。最后他请求通化市政府协助解决报社的困难。

2011年5月9日,通化市政府工作组进驻报社。孰料,工作组第一件事就是免掉了包天仁的社长职务,任命他为名誉社长。包天仁失去对报社的控制权。

2012年5月18日,通化市政府将英语辅导报社“还”给了包天仁,通化师范学院仍是名义上的主管主办单位。可谓失而复得。

## 一年坐了78次飞机

此时,英语辅导报社已经负债累累,原来700多名员工只剩下200多人,裁员就赔偿了几千万元。尽管它仍宣称,自己拥有400余万份的发行量。

在英语辅导报社所欠债务中,包括中小

学外语教师的出国保证金500多万元。出国前,老师们每人需缴纳3万到5万元保证金,按照约定,老师们按期回国,并回原来学校工作2年后,可以拿回这笔保证金。从2001年到2010年,这笔保证金都按时如数归还。但2011年之后,由于报社的动荡,保证金开始无法退还。据包天仁介绍,欠下的都是2008年到2011年之间的出国保证金,涉及120多人。

2014年,16名教师在北京将英语辅导报社、东北师范大学和教育部告上法院后,包天仁曾提出按月归还,两到三年内还清,被教师们拒绝后,英语辅导报社筹集58万元一次退还了欠款。今年9月,又有46名教师在北京起诉,双方都在等待法院的判决。在此期间,教育部否认与此案有关。

尽管有保证金的欠款风波,但出国留学项目一直没有中断。从包天仁2012年重新掌权到现在,又有300多人分8批被送出国培训。每个出国教师仍须缴纳3万元保证金,只是退还时间改成了回国后半个月之内,每名教师自己需支付4万多元学习、生活等费用(很多都是学校给予报销),英语辅导报社再补贴1万多元。

复出后,包天仁到处寻找与教辅有关的新项目。2014年,他在国内坐了75次飞机,今年已坐了78次。

这一次,通化市政府的态度开始改变。12月15日,通化市委常委副市长翟宛桢表示,新一届市政府已经决定帮助该报社渡过难关,争取早日在新三板挂牌。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这次英语辅导报社将不再谋求整体上市,只对经营部分进行运作。

(摘自《南方周末》钱昊平/文)

## 云南巧家幼儿园投毒案保姆改判无罪

# 坐13年冤狱少女从“呼格案”报道看到希望

2002年12月,17岁的钱仁凤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2月,她收到了写有“被告人钱仁凤无罪”的云南省高院刑事判决书。

## 事发

13年前的正月初六,云南省巧家县南团村的钱仁凤来到县城,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保姆,负责为14个孩子做饭、打扫卫生。正月十一,幼儿园快放学时,钱仁凤发现3个孩子“有点不对”,她觉得可能生病了。家长来接孩子时,她还特意说,感觉娃儿生病了,回去要看看。两个孩子都被接走后,两岁的侯磊还没等来家长,园长朱梅带侯磊离开了幼儿园,钱仁凤则继续留在园里打扫卫生。

几天后,钱仁凤的父亲钱志远在家迎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一进门就说要找装老鼠药的瓶子,还告诉他“你家姑娘犯事了”。钱志远有点慌,他被告知,小女儿在县里的幼儿园投毒,死了一个两岁的孩子。经过几天调查后,当地警方认为两岁的幼童因摄入毒鼠强身亡,且认定投毒者为钱仁凤。

在2002年12月下发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2云高刑终字第1838号)》上可以看到案件描述:被告人钱仁凤在“星蕊宝宝园”做工期间,认为朱梅对她不好,遂生报复之恶念,将从家带来的灭鼠药放在幼儿园内面条、大米、豆奶粉等食品中,并将这些食品拿给该园的部分幼儿食用,致使侯磊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两名幼儿经抢救

后治愈。

2002年9月3日,因钱仁凤当时未满18岁,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无期徒刑的判决。钱仁凤上诉到云南省高院,刑事裁定书的结论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今回想起来,钱仁凤还觉得害怕:如果当时年纪再大一点,自己可能就是另一个呼格吉勒图。

检方复查卷宗显示,在钱仁凤的认罪供述及辨认笔录中,有5份笔录后的签名并非钱仁凤本人所签。《云南省高院刑事判决书(2015云高刑再终字第2号)》认为:钱仁凤的有罪供述、辨认笔录由侦查人员代签,辨认笔录均未有见证人在场以及长时间持续对未成年人钱仁凤进行询问……违反了相关规定。

## 狱中

入狱后,钱仁凤的心情糟糕了大半年,她尝试通过看书调节心情。钱仁凤喜欢看励志书,如《卡耐基成功学》,也喜欢看心理学的书。她觉得,这样的书能在绝望的时候给自己打气。2009年,她买了一本《靠自己成功》,这是她最喜欢的一本书,后来她又把这本书送给了读小学的侄女。

2006年,钱仁凤第一次了解到,服刑人员可以写申诉书。她便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写申诉书,等消息,杳无音讯,再写。如此循环。有时,在法制杂志上看到律师的地址,她也会记下来尝试写信过去,但也没有回音。有的狱友感觉不解,“怎么这么憋包包的”,也有狱友替她发愁,“你这个案子,可咋整哦!”

直到2010年4月9日,钱仁凤在接受法律援助时见到律师杨柱。杨柱听了钱仁凤的陈述后觉得案件有点蹊跷。经过两个小时的长谈后,杨柱决定,如果真的是冤案,就免费代理。此后的5年多,钱仁凤的妹夫和侄子轮流跟着杨柱四处调查、取证。

钱仁凤在狱中继续劳动、读书,继续一封封地写申诉书。2014年端午节前,她还写了两封信寄到云南省纪检委和云南省政法委。这也是她在杂志上知道的,“觉得这两个地方应该管点事的”。

## 转机

2013年5月,云南省检察院控申部门认为此案“有错误可能,建议立案复查”。消息传来,钱仁凤激动得一两两天都吃不下饭。此后的两年间,杨柱一次次到省检察院催问进展。

到了2014年,有一次劳动时,钱仁凤打开擦窗用的旧报纸,一眼就看到了呼格吉勒图案报道。她悄悄留下了这张报纸,等劳动结束后细读。“看完后感觉特别压抑,”钱仁凤说,“他这份苦只有我能理解,同病相怜。”这也让她看到了希望。这张旧报纸,她保留了一个多月。

2015年5月,云南省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云南省高院于同日决定再审。这对钱家人来说是个意外之喜。钱仁凤却是百感交集:母亲在一个月前去世,再也看不到再生的这一天。9月29日,云南省高院开庭重审,检方提出了“改判无罪”的建议。宣判,闭庭,签

字。钱家人拥着钱仁凤走出法庭。

## 回家

回家第二天晚饭时分,钱仁凤坐在角落默默地吃饭,边扒饭边瞪着好奇的眼睛听身旁的旁人讨论她的案子。人们还是习惯说“她”或“钱仁凤”如何如何,仿佛旁边坐着的不是钱仁凤本人。钱仁凤还记得,离家前,二姐的儿子比她膝盖高不了多少,再回来,这个当年的小娃娃都有儿子了。

2005年奶奶去世,2015年母亲去世。两位至亲都没能看到昔日的钱家小姑娘回到老屋。就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决定书》下发前的一个多月,钱仁凤的母亲去世。电话里,家人还在瞒着她,但钱仁凤似乎感觉到什么。她哭着请求再打一次电话。追问之后,这个在狱中待了13年的女子第一次情绪爆发、放声大哭。这一刻,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家人劝她说:以前的压力过去了,慢慢来,重新适应社会。钱仁凤有点担心:“可是我连手机都不会用。”家人接着兴致勃勃地给她买个手机。这天晚上,钱仁凤跟着大嫂学用手机,直到凌晨一点钟才睡觉。回家第三天,钱仁凤的呕吐举止已经看不出太多异常。偶尔被人问起时,她还能笑着谈起狱中的生活。

早上,她特意到读过书的小学门口看了看。小学已经变得与当年大不一样,钱仁凤在那儿只站了三四分钟就跑开了,“害羞嘛,怕碰到熟人”。

(摘自《中国青年报》李雅娟/文)